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羞  
诗写集

叙述与抒情

(卷三)

# "Narration and Lyricism "

( Vol. 三 )

*Poetries by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 九里達 )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目录  
*Contents*

(1~130)



## 扯淡，以及新裤子 *Bollocks and A New Jeans*

从阳台俯视我看见他在，裤子。我是昨天在湖边认识的这个钓鱼老人。他穿什么裤子，就在昨天？昨天，过去的一天，过去的阳台，阳台也会过去，只是这样叙述有什么好处：从昨天到阳台到一条牛仔裤子。今日冬至，阴沉，寒气大。我，关于我。总是，且始终是。我要下楼到这个圣诞老人边上站会儿休息，就像一头鸬鹚停在湖边歇息（是一种黑色水禽。小路上，看见一个人提着一片不锈钢圆盘我问是什么东西，他说\*\*。哦，我说，锯子是吧。），冒起烟雾。他（渔者）说他早上从王家湾骑电瓶车来，是王羲之后代，（难道这儿不是在湖北吗？再蒸上两分钟！）每天须钓满三斤鲫鱼回家，否则就亏啦他掏出，并说。（我一直是黑色中南海，在

江湖交错的江汉平原上)他抽软包暗蓝色黄鹤楼，两扇门牙缺失。

### 昨天与裤子

一条裤子。  
只有一条裤子，昨天。  
隐藏式裤边。  
裤。  
新的一条裤子全黑  
闪亮，一场就职仪式闪亮。  
在崭新昨天有时。  
有时全黑  
缓缓，  
一起去委内斯魏伦。

### 一个隐秘的题跋

陀佛。  
游鱼。  
膝盖。  
南无。  
雨季常在。  
关二爷保佑。

## 全选 *Ctrl+A*

抬头看远处，天黑了，像去年像自古以来。表显示 17:35。17:35 分，天就已经黑成这副样子。一句空话在这黑中回荡。我走回客厅开灯。我返至阳台接着看远处。天还是黑：当然。这黑黑得慢，慢慢看着，也就不觉得有多黑。所以（视觉适应），结论是什么？我是在看天（天最大，又大又黑，哪里看得全）还是远处（：不在这，但实际也没多远。）。

### 抬头三首

一、

这是哪里天空，甚至  
比我还空。

排除这满天空的空荡，便只剩在那里。

一大片黑乎乎的在那里的那里。

二、

不完全像一种感受，黑。

抬眼望去，世道

看不到尽头：

但知道再过去些，

越过山、一大片平原（一根

鸡巴就单独挺立在那里）便是海。

比海更远无非是庙：

缓缓升起。

还远呢？

这里。且完全

三、

这个冬天来得正好。

我在阳台坐着。

（槐树，这就是，

全部！）接收阳光

温暖而明亮，它们

并不是为我而来。

难道我就是？

也许。

我已经不记得。

## 一个喜欢绳子的鸚鵡 *A Parrot That likes Ropes*

是不是所有鸚鵡鳥喜歡繩子而不是所有單獨的鸚鵡都認為自己不是一個鳥。是環境決定它是什麼。與單獨無關，一個鸚鵡不能有自己。懶得飛的一個鸚鵡痴迷於一根可以用來磨爪的繩狀物或在其中自由活動的維度它知道？儘管並無上吊自盡的需求。否則把它關進一個高口紙袋中剝奪所有維度，它便會以可見的速度變得比佃農還暴躁。或者是否有可能只是它是且正好是這只鸚鵡的緣故它就一發而不可收拾而只能任其這般。不，這跟喜歡繩子有什麼鳥關係。不，它單純只是喜歡繩子，玩。跟它叫甘地還是椅子還是一個鸚鵡皆無關。不，它只是無聊而好奇。不，它只是單純，不明白在作什麼，它鳥，有鳥的潛在記憶。鳥生漫長，混沌。

对岸：一个年末诗  
*Opposite Bank, A Year-End Poem*

对岸有芦苇。  
在风中摇晃的也在  
光线下，  
不是芦苇。  
不要问谁在芦苇。  
缓缓，  
我不在对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天已过去。1、孔子孟子是春秋那会儿鲁国或  
附近的人，他们没想到。2、量子不是。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天快要过去。一、它在旋转,没有甩出请继续。  
二, 谈判: 不要谈判。继续, 但不要和谈, 并无历史这回事。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这天未来但会来。1、与菩萨, 也与鸟为伍的日子。  
石油暂时仍会是核心资源, 同时氟利昂排放会继续威胁地球的生态安全。2、分餐制学会了吗。

## 桌子 *A Desk*

如果。  
假设不是呢？  
不管哪种假设，  
都不像如果  
来得及时。  
更不是：  
假设桌子上  
不像是如果没有  
(一个杯子)。

### 假设一个杯子

假设。不，不要假设。假设一个杯子做什么呢。  
非必要不假设，这就是一个杯子或这就是杯子。  
但一个杯子并非一个事实。一个杯子不包含一个杯子的所有事实，除非有一杯黑乎乎且悲哀的事实在这个作为一种容器的杯子、一个空杯

中。否则不要无缘无故去假设，太轻易，假设这一年总在起火。

### 茱迪的杯子

茱迪不在家。甜蜜的家。不，杯子不是。正确但不是。杯。后来它成了一个反向隐喻。超出日常使用范围的一个杯子。太阳落山，茱迪，我们的茱迪。以及一个后来的杯子。以及以及（茱迪每次总会带零食回家，每次）以及，只是以及或杯子或甜蜜的幻觉。

新年三首  
*New Year: 3 Poems*

枇杷在冬天开花  
这株枇杷也是  
已经很久没来院子站一会  
已是新年一个冷风早晨

风是一种什么东西包括用法。  
风是能量在介质中作传递运动的一种。  
风这种东西。风吹过当时  
我们（两边都是水草）已经  
不在那里的湖底。

我们把  
鸟带（一种什么东西？）  
回汉南这边，  
没有把它

独自留在那间屋子里：  
那太恐怖，我们想。

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傍晚  
踱步枯枝三头

以前的文人不敢大声说话，他们就走去河边几根树枝或翻白眼的鱼或乌鸦鸟。有的还没走到，便匆匆返回。一定是因为突然忘记，或想起了什么，或也许无缘无故，只因感到饿或其它。

以前是以前。是故事、历史、昏沉，是过去了统一不再返回，返回后仍仿佛在以前。甚至在有鸟以前的以前，我们就在那里。

在以前一根光秃树枝上，河边，一头鸟倒挂着。它挂在那里，那个不动的依据我们已经知道。不知道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知道？

马影三首  
*Ma Ying: 3 Poems*

马影是一条河。  
要是马影是一条河，  
我在马影河。  
整个长长的上午，河里  
只有一个鲫鱼。  
下午也是。  
一个。  
要是它（感觉像）  
是同一个鱼，  
它们相同。

一匹马走走停停  
总在找它丢失的影子  
有没有一种可能它  
就是影子

对于一匹马，影子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名字

水  
一条水的河  
水的沉没  
河边饮水的马匹倒影  
水的垂直与流淌

二〇二六年一月三日饭后四首  
*Four Poems After Dinner*

埋在这个花盆的一截竹根现在  
长出三条竹枝，它们离  
原始的整体（一小片竹林）有三十  
五里路远。只要它们已经  
忘记，谁会记得？

现在，思念。  
谁  
？或什么。  
并不是（关于思念，  
并不是在思念）。  
是现在。

有一年，  
外头黑乎乎的，我坐在屋子里敲

一只倒扣的碗。用筷子。  
屋里没点灯，我一边  
敲，  
一边往前  
回忆。我现在  
往深里回忆。

下雨了，现在是一点黑乎乎的  
细碎小雨，  
像录像回放。

一只苹果  
*An Apple*

先是有一只苹果在桌上，  
否则在这阴冷下午我不太会想起去吃东西。  
想了一会（一只这一只苹果、抑制与  
内心自由，以及叙述  
与世界的真  
什么的，我感到复杂（一定是因为  
它们有唯一而简洁的形式）  
，我不饿。）这苹果凉，  
甜度适宜。

苹果是（一种日常水果）苹果，  
是这一只，

安静而无须因它想起  
一场遥远的政变：这过于神经压迫。

（外一首）

与鸟隔了一块门窗玻璃，  
我用手指头对准它弹玻璃，  
玩。  
它对着动作振翅，  
啾啾乱叫。  
只是我们这样  
得持续多久？

## 摘录三首

*Three Excerpts*

一、在黑暗时代，神明们以无常的喜怒引导有死的凡人掠夺和杀戮。

“五十二个年轻人  
来到海边，  
把停在那里的一条船  
拖进海里，竖起  
桅杆，  
升起帆，他们  
拥有最好的头颅和前额，  
像一个个不死的神明。  
当那初生的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呈现时。”

二、当那初生的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呈现时。

“那原始的预言  
如这乌黑的海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看见一个明亮光辉的人

背影在海岸边徘徊。  
我们不知道他  
是谁。不必，我们无须  
重新述说那些已清楚  
叙说过的种种事。”

三、牧猪奴说出有翼飞翔的话语：

“当那初生的有玫瑰手指的黎明呈现时，  
飞鸟群从右边掠过，一头高贵的鹞鹰  
紧随，撕扯飞鸟，漫天撒播鸟毛。  
这便是吉兆，那个复仇的人正归来。”

## 花盆三首

### *Flower Pot: 3 Poems*

鸟啃过大蒜叶，跳入另一只花盆咬这根枯枝。

一只不怎么飞的黄鸟。

偶尔也扑腾几下。

这时的远近空中没有鸟飞。

埋在盆泥里的银杏无发芽迹象，包括气候与湿度、制度之类：傍晚，光线减退，人以及一切还在太阳控制下。

直到永远还要以后。

花盆，一个复合词。

缺乏动作（有，但极缓：

花。）

其次，

跳水和花肥。

人，不要和鸟说话！鸟训斥道。

是的，鸟。

是的，麻烦再来两个庞德。

### 花与制度

花。一只花盆。一种制度可行，是白色的一朵花开放后凋谢。花，以及凋谢，一只阳台上的花盆静，这不是一种稳定的制度，不像，凋谢后一只花盆安静，一朵花可有可无。冬天呢，一个制度化的季节可有可无。冬天的客人还没来。一朵花凋谢后一只花盆的那种安静正在来，但那种色彩是可行的且稳定的一种可有可无。是一种花一样的制度开放后凋谢，在冬天安静而严肃。一个花盆安静，花枯萎向内，一种花的制度正在形成。

### 两个庞德

我们总在想起也在反复忘记我们是谁，在那里坐在庙门槛上的是不是我们，但我们总是在。我们忘记，又想起，好在从未错过。我们让鸟射进空中。或更空荡的历史？我们总在反复想起后迅速忘记，不在那里，我们是做了标记的。

我们分裂成两个我们，是稍后的事，利于忘记与总在想起，分裂是保证我们存在的制度。我们高高地卷起裤腿。不能更多，我们。

## 散步

### *Roaming*

我散步（我自己）。或散步发生时我在其中闲逛，都行。这双靴子非常贴脚。步伐频率非常利于我消耗力气，在激进欢快的音乐中，我远远想起北京干冷暗淡的冬天。我不想念它。它们已经过去，已经在那里，在重复，在任何时代闲适是需要的。傍晚日落，我下楼散步，接触地面。在阳台半空中待着过久，我需要大地的踏实，去飞一会，它仍是一个及物动词。我不常思念过去。我朝什么走去就朝什么走去，甚至四面八方走着。我不可能有（是）无数方向。我即便突然停下静止，冒起烟雾，我仍在过去。是自动的，并缓缓，我。我会被抓住吗，一根树枝或云那样的东西？不会。我只是在想起（只能是我自己）。新秩序是一直在听的一个乐队，还有莫比。莫比的损坏。靴子真的非常贴脚，冬天，一件厚实的大衣也非常贴身，我

疾行，轻度弹跳，大量奇怪的因素作用在我身上导致一种轻快，使我延绵，在不停过去，不断淘汰我。可以这么认为，散步常常是一项增进盲目乐观的消遣。一种吃奶长大的双脚动物。以及，我作为一种度日的体裁。一次成功的散步需要漫无目的、我、普通的天气，并且总是不会缺少想起这些那些，以及谁呢。一双跟脚的鞋子真的非常重要。有限的菩萨只起到辅助作用，我与冬天同步，但更严肃。我有大老鹰的失控癖。我是（来到）一个荒野弃车场。我急着返回，关上笼门，准备晚餐。

运输

*Transportation*

我岂是云。

是，也是一片乌云。

都不是。

是云

把我运输到这里。

### 云的运输

我们如何谈论欧洲。谈论是如何进行的。就像谈论一只花盆时如何谈论鸟，或一片云。欧洲没落的浪漫主义者统一忘了耕者有其田的浪漫，欧洲的历史曾一度依靠土豆勉强延续，身处中心带来的幻觉仍在蔓延。中午，我们吃些蛋炒的米饭。我们几乎不愿意谈论水稻杂交技术，现在，我们的缺陷让人不堪忍受。因此如何谈

论欧洲、欧罗巴？首先要知道有哪些河流过。蓝色，毫无疑问欧洲的心是蓝色的。当我们谈论一种色彩，精确到它的色值、饱和度，以及心理感受，我们就知道我们其实在谈论一种从没有过的东西。茱迪从没有过一个岛屿。一条鲸鱼也是。这正是我们的谈论方式。少量关于对象的毛糙知识，以及我们的嗅觉已严重退化到新石器时代水准。谁知道，我们总是悄悄谈论阴影，谈论无法谈论的事物以便获取创世的虚无。

云。

A、云，以及云的移动。

A、云，以及一片这一片云的移动。

2、云的乌云。

3、云云（或运输）。

4、知道，但这一片云的出处呢？且

5、还是一小片乌云（它们总是有类似的形状）。

6、一个序列：冰鸡腿、蘑菇、大葱，以及在这一天的空中云的没有。

7、一片云的边并不是云的局部。

8、仿佛过去了千年，云。

9、云梯。

T、在一个人走来、她的头顶跟着一片云  
的下午，一九八六年。

J、不能更多的偶然。

Q、在空荡的天空有且仅有一片。是云，

K、现在也是。

KK、云，不能更多。

返回，致《到达》  
*Return, To The Arrival.*

0

有时 秋天（那是《到达》的季节）  
已经过去 冬天 一个人返回

1

像是急着回去归还一件东西  
（一件黑乎乎的什么：一根木头  
还是一根尼姑的火柴？不，是一件）

也像知道《到达》的不可能  
他才返回 因而 他走路偏慢  
甚至有些犹豫 但也像他  
不清楚 还是忘了的  
原因 总之他仿佛三个人 一个  
一个一个 在机耕路上走着  
但一定是在返回

## 2

这次 鸟  
没有像先前那样 一直跟着  
因为是返回 或其它  
(它停在空气中 不动 几乎消失  
也应该 鸟总归还是空中的事务)

## 3

既然《到达》  
是不可能的  
返回呢  
路上 我看见  
一个人从机耕路尽头走来  
手里拎着斧头 肩上  
挂着木箱 像是

去村里干活的木匠  
冬天 天黑得快  
还没走近他就  
看不见了

4

既然返回  
也是一种《到达》

5

冬天 山水间 山山水水  
一条弯曲的机耕路上没几个人  
除了我 他一个人就至少  
占了三个 我们有三分之一概率  
会相遇 但不相识 三分之二  
会错过 至于剩下的那点  
零头 也就无所谓了

6

秋天 一个人走去  
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  
(那里黑乎乎的)

有什么呢)他没有  
也不可能《到达》  
他知道 要是到了  
他会知道  
他没有 后来  
就到了冬天(这会儿是冬天)

## 7

这也许是一个好的  
返回的理由 他想  
他想都没想  
一把坐在了地上 抬头望着  
那个跟来的鸟(它能起到什么  
鸟的点缀作用?)

## 8

硬说的话 一个人走去一个  
不知道因而总归也不可能  
实际《到达》的地方 就已经  
是一种返回 事实也是  
他一个人从明亮的秋天开走  
一直走进冬天 黑乎乎的 他越走  
越硬 既然他现在已经足够知道

返回也是不可能的

9

冬天 我只能以我  
(而不是一头跟来的鸟)的角度  
去评估一个与我无关的事件  
无论《到达》抑或返回  
我只须远远看着 但也  
不能太远 容易错过  
它正在发生的频率

10

冬天 弯曲的机耕路上  
一个人(不是木匠)正在返回  
我远远看着 他劈来冲去  
袅绕 也昏沉 也仓促  
完全不像一个秋天的人(这不重要)  
而一直是我 我是怎么知道  
他在返回 还是在《到达》  
(那是实际的不可能)  
附近 并无确切的参照物  
附近只是整个冬天

## 11

与秋天（那是《到达》的季节）不同  
冬天 让人疑惑的季节 黑乎乎的  
我有时在村前的机耕路上  
走着 全身冒着烟雾 脑壳中  
一股农耕思维伤感而浓稠 整个冬天  
鸟停在空气中 既不在《到达》  
也不在返回 这是一定的

## 12

一个人在秋天《到达》  
冬天想起返回  
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的事  
这符合自然 《到达》一个  
不知道什么地方（他知道）  
那里黑乎乎的 以及不可能 之后  
他返回（是返回 但他  
真的知道？） 秋天过去 冬天  
他不可能还是同一个人

## 13

作为参照物 鸟知道

《到达》是一种不可能  
因而构成一个人  
返回的原因（而不是冬天？）  
三分之一《到达》呢  
鸟知道 它只是一件参照物  
并非一种实际语境

#### 14

事实上 鸟  
更像一件要归还的东西  
这不重要  
对于返回的原因  
比如冬天，抑或《到达》的不可能  
原因并不重要 既然（冬天  
或诗中）返回  
无非也是一种《到达》

#### 15

冬天 区别于明亮的秋天  
黑乎乎的 一个人停在机耕路  
的三分之一处 有三分之一  
概率是木匠（他有尺子）  
三分之二可能是我 总之

不可能是那个返回的人  
(这很重要) 远远看去  
他正从机耕路尽头 朝这边走来  
冬天确实也是一个返回的季节

## 16

在一个不可能  
(《到达》抑或返回) 的季节呢  
它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一  
我的不可能  
二 鸟作为参照物的不可能  
以及其它  
实际的不可能 以及无非  
不可能的不可能

## 17

冬天(这会儿是冬天)  
一个人黑乎乎的 原路返回  
去哪 在机耕路上  
遇见他的人向他打招呼  
不可能 他回答

18

既然 《到达》  
是不可能的（那还是在秋天）  
冬天不可怀疑的返回  
（它仍是一种《到达》）  
的不可能 已经知道 他就  
不可能知道 就不能知道 在一个不知道  
什么地方的地方他真的  
知道？ 他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  
他知道 也不想知道  
知道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实际  
返回 以及实际的不可能 他知道

19

既然 返回无非  
《到达》也是不可能的  
（冬天 不重要  
但已经无须怀疑）  
一个人走在机耕路上  
老早就已经知道 他就  
不可能不知道 就一定  
不可能 他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他知道  
也不想知道

知道是不可能的 实际的  
不可能 以及诸如此类 原理  
无非是相通的 无非不可能

## 20

(无论《到达》 抑或返回  
要是到了 他会知道)  
实际的原理是  
不可能秋天是明亮的《到达》的季节  
冬天就成了黑乎乎返回的季节的这种不可能

## 21

忘记也是 (鸟停在空气中 不动)  
不可能忘记的鸟  
它在停什么 也不返回 (比如真正消失?)  
也不再跟来 (鸟不可能违背原理  
而已经《到达》)  
实际是 鸟也不可能归还  
他没有回头

## 22

冬天, 山水间 山山水水 黑乎乎的

一条机耕路 弯曲 通往不知道  
什么地方 但一定通往尽头  
无论用它《到达》返回 那里（两头都是）  
黑乎乎的 不在 也不可能是那里  
是 他也忘了 他突然想起 但忘记的频率  
总是远远超过后者 总之 他袅绕也昏沉  
也仓促 他太多 不可能一个人返回

## 23

秋天 明亮的季节  
有时已经过去  
（那时他《到达》哪儿了？）  
而冬天 这会儿正是冬天  
一个人（不是他 他并不是一个  
赶路的木匠）在村头的机耕路闲逛  
并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  
也不急于返回（哪一种  
既然天已经黑了 黑乎乎空气中  
连一个鸟影都看不见 他知道 妻子  
正举着灯笼在家门口等着）  
返回 是不可能返回的 他知道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蓝色星期一  
*January 12, 2026*

进进出出，蓝色。  
一种颜色昏厥有时。鸟，  
膨胀但不展开，  
停在充电器上鸟之。  
是一个星期鸟，稍后，  
大举返回。  
反复（沉没）  
撩拨一根动脉干燥冒烟  
通往无云的空荡。

蓝色

更先进，但不能更多，一种干净如果不是更多的阻塞不能更多，这还不包括雕琢一个流星必然的损耗。一些必要的排除只是为了能够顺利抵达。远远望去，一片不能立起倦怠的海。是

因为一个尘埃细小到没有任何颜色，在一个蓝晃晃的蓝尖上的一小点灰尘，它是，茱迪出门去了。中午也是。那箱从山东运来的苹果是绿色的。

## 一个中午

中午。

中午的齐桓公。

稍后不久，

徽宗的下午、

革命，以及净化，但不包括

任何一种蓝色跳跃——

群山在中午缓慢延绵，

鸟屎闪烁光芒。

## 膨胀

暗讽，一阵奇怪的风的阴影，两者带来不一样的物理现象。历史在膨胀，它的进程呢。不，是结果。而结果总是。结果在一个斥候的故事看来总是大于悔恨大于遗憾一去不返，总是不可更改。均匀的膨胀从脚底板升起不可避免。

一个蓝色进程，它的段落大意

下雨。一场雨。雨是什么颜色，下雨但远离祈祷，持续向下的一个动作始终不断往前反复过去的

一支水，一种复述现在已成为不可能但始终在过去，在开始与结束，不，有些不是插座。有的一些则只出现在墙上以至严重透支了它们的信用，玛利亚，有的水槽干着，风与根须缠在一起，玛利亚睡着了。

那么有什么仅仅不是，如同一阵接一阵抽搐，有什么不是先于预言到来。

杂七杂八混合各种色彩与频率，统一来到这蓝色星期一，一件容器中，会如何结束，你也许已经了解，也许你也是其中之一。因此一个进程总包含雨水特有的性质，告诉他们，去告诉他们吧。

咏叹  
*Intone*

每天，制造一点勒索，丢进互联网勒索场。  
在每天更广泛大型自然勒索场。  
每天吃。  
且睡过每一天在水缸里。  
短暂而此起彼伏每个一天。  
在所有每天每个人。  
每况。  
每个人的每天在同一天。  
在每个一天所有勒索场每况。  
所有人每况，每天。  
此起彼伏，每况，吃睡在所有每一天。  
诱发拉底河每一天。  
关公的膝盖时而。  
在每天在勒索场制造勒索每时。  
每天天蒙蒙亮开始祈祷。  
忽明忽暗。

每天此起彼伏忽明忽暗吃吃勒色。

勒色每一天。

理论又是一天。

## 对齐

鸟从空中掠过

飞绕出完美曲轨

你丢掉拐棍

迅速与之对齐

## 下一章

你喜欢米缸填满的感觉。你在冬天，  
枯坐在阳光里停顿。你从来没在星空  
找到过大熊星座。你的分水拐杖呢，  
持续来到现在你明显迟到了。你的  
下一章出现大量空格。不是一个浪花。  
烧得缓慢，你不可能自己对自己消失。  
你举着（不管那是什么）。也不可惜。

## 体裁

格林兰岛是格陵兰人的是一句空话。  
过去一万年海平面累计增高一百二十米。  
也就是说，若格林兰冰盖融化  
还可抬高海面七八米。

伊朗也是。伊朗  
是波斯人的伊朗后来他们  
都去哪儿了。以及其它。

## 大概

这大概算得上是  
一天：上午有上午；  
中午随便吃点  
隔夜饭菜；  
到下午，  
鸟飞进黄昏。  
在大概的一天，  
他词性发作，让海过去，  
清退山水，逼迫  
所有云知道。

在没有鸟以后  
*After There Were No Birds*

没有鸟。  
屋顶上不再有鸟  
飞来停落。空气中  
不再有飞行这种事务。  
人们爬上云梯，  
在云里睡觉。  
醒后，掉到地上  
到处玩。

## 在没有鸟以后

甚至还在相当长一段  
历史过渡期，  
有人还在怀疑鸟  
是否真的已经消失。  
他们去树林找，  
去山顶、  
村后的水沟，  
没有发现任何鸟的踪迹。  
没有就是没有，没有  
并不是消失。  
他们完全不理解  
没有鸟的艺术。

## 在没有鸟以后

日子一天接一天过去，  
是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状。  
我有时坐在阳台，  
怀念那些鸟的日子。  
仿佛一个鸟  
飞来，说。  
它没说。安静飞落在栏杆上，  
背对着我，这种汤汤水水的错觉。

## 在没有鸟以后

，抑或在没有鸟以前。

鸟与没有鸟之间有大片空白，淡蓝色，  
仿佛天空的空荡。无鸟无云

无实际的供求关系。

吃过饭，一个人望着那里不禁

叹起气来。在叹什么，

也无从知道。（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 在没有鸟以后

鸟不再是空中的事务。关于这一点，

我们认为已经用排除法说得非常清楚。

不清楚的是鸟自身。它任意的用法，以及  
历史。《鸟史》中并无无鸟时期的记载。

人们至今没搞灵清没有与无的区别。

与鸟雷同，困了，他们就抱着棍子去睡觉。

睡着了（仿佛消失），也就没事了。

但鸟不可能真正消失。自没有鸟以来，  
直至鸟的出现，天空才成为天空，也更

空荡（即它的意义）。而在没有鸟以后，我们从鸟的反面看去，天空等同于纯粹的摆设。

### 在没有鸟以后

人们谈论鸟  
不再需要逻辑  
他们像谈论鬼一样  
谈论鸟  
其实鬼和鸟  
曾经是一对好朋友  
尤其在清明时节  
一个鸟停在树枝上避雨  
鬼清洁而明亮  
路过鸟  
它们都懒得说话  
既然原则上  
已经在没有鸟以后

### 在没有鸟以后

原则退位给规矩。  
规矩（谁的？）最大。  
我们看见天空大量空着，

空中的事务一件  
接一件，  
不再发生。  
也是。鸟自在惯了，  
是一种毫无规矩感的  
鸟东西。但  
这就是它  
没有的原因？

（也不愿有）在没有鸟以后  
在一段忽明忽暗时期，  
我们凭空消失。  
哪儿也没去。我们只是消失后，不见。  
鸟当然没有跟随我们，它们（仿佛永远）  
直接没有。  
这是鸟的性格统一决定的。

在没有鸟以后  
还要以后，  
社会和世道整体并没出什么大的差池。  
四季照常轮回，哲学的前方仍  
黑乎乎一片，  
事物仍以大概率方向发生，

历史或蠕动或抽搐也没闲着，  
诸如此类我们也是。  
但不清楚何故，我们似乎总在  
忘记什么。即便鸟突然  
出现（这是不可能的。鸟最烂，也不会  
发神经。）

在眼前，  
我们稍稍感觉  
奇怪，但毕竟也忘了。  
也不奇怪。  
保持奇怪是一种  
难得的能力。

### 在没有鸟以后

，现在。只有现在。  
在什么现在谁？  
谁是现在？  
以及，什么又是谁以及  
进进出出是什么？  
在没有鸟以后增加或  
少了什么？  
黑乎乎一件什么  
鸟东西？  
一根鸟肋？（是的，

他只创造了恐惧。)  
都没有。  
无。  
没有鸟。  
也不存在鸟的事务，  
只是现在。  
一种没有鸟的  
现在。

## 在没有鸟以后

(它总归  
是一种时空而非  
情感概念) 我们逐渐  
淡出喝百事的习惯，  
自我放逐至树林、河边，  
抑或(我们总是极不稳定)  
起兴，一道沉去湖底  
冒一会泡泡都行，  
基本与鸟保持同步。  
鸟，  
不再有以后。  
我们也是。

## 伊朗 *Iran*

当一个政权  
开始杀人并声称  
为了人民（？）便是  
政权的定义，  
是一篇美丽的  
诗，伊朗。

## 晴朗

晴朗，有多晴朗？在晴朗风和日丽的一个日子，一九八六年，我们消化胃里寡淡的饭菜，在田埂上玩。风（只会是我们制造的一些反风）梳理我们稀疏鸟绒般的毛发，山水间空气新鲜，景色乏善，我们脑壳大，想法任意，我们还没长出天线。我们玩完，迅速回家了。留下风独自停在那片晴朗的田野上。

## 定义

一种描述、陈述，简洁而优雅也腐烂，仿佛一个命题。一个需要被反复解释的描述不像定义。一个描述四面八方。但方便。猫，可以用来定义虎的猫。一只猫的猫。猫无须解释与描述已经是猫。蓝色也是。无论如何，在当时，所有蓝猫都是蓝色的，是一个轻易的命题。

## 煮苹果水

蓝色星期一已经

过去，星期五。

煮些甜水。

星期五，我在利物浦（打捞水藻）。

不要怀疑

（一个定义？）诗

是对语言的浪费。

## 鲫鱼

jì yú

鱼。鱼的忘性。放干水，两个鲫鱼在水槽侧躺着不动。鱼偶尔动一下眼珠，我在等它们相互朝对方吐射泡沫。也没有。像在假装昏厥或实际在忘记。鱼是这样的，迅速忘记。以及忘记什么。这两个鱼，鲫鱼。注入足够淹没鲫鱼的水。足够它们失去引力的水，重获自然。自然便是忘记。它们翻身，一阵乱动，很快忘记，很静，很鱼。鲫鱼已经忘记。昨天从同一片湖里来，它们认识？已忘记。忘记认识。鲫忘。

下雪还得等些日子  
*Waiting For The Snow*

（也许明天，  
或后天）但预报说最晚  
不会超过后天。  
与下雨不同，雨  
远远停着不动，

那是它愿意。而下雪  
已经是当地一种自然气象，即便  
当年没雪，第二年总会下一些。  
这与经验无关。是相信。  
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是说，一个人不管信  
与不信，她的（废墟般的）  
等待是无效的。

### 要是下雪了，会怎样？

一些摸得着的事物在眼前飘过。远远的，一些  
看得见的东西从空中掉落，它还不是下雪吗。  
都不是。她也不关心。在当地，下雪，并不是  
一个独立事件。要是真下雪了，她（为什么总是  
提着灯笼，站在门口眺望）会回到屋里睡觉。

### 情感

下雪，有时也情感脱落。  
下雪与旧社会。  
虎呢？  
下雪了，山上  
白兮兮  
混沌一片，  
虎在林地中四处闲逛。  
她迅速想起，那是

一只年轻的白虎。

## 下雪的分类

在当地

没有。

雪是雪。下雪，

便是下雪。

下与不下都

通用，

但没有

便是没有。

无须有。

## 其实

没有其实。下雪，或其它。比如下雪了，一根树枝丢在地上。或一个女人走去山中寺庙（看到庙不在，去哪儿了呢。她又在哪儿）。但统统没有其实——并不是说它们不是事实。事实（如果不是语言的，它就只能是情感的），是下雪总归还需等些日子。在不远，但总不在的那种日子。这要等多久，她不可能也不愿知道。而这正是她（即便在黑乎乎茫茫世道中，也不到一个像素）等待的动机，仿佛在模拟一种情感。以及也是形式。是一回事。即便她并不关心下雪是真的。她并不在意真或虚拟，或无非有什么不

真呢。在当地（当时，一九八六年），她与下雪无非通用。一场零星小雪。一个牙齿稀疏松动信菩萨的女人。都极其有限，她严重规定了她的动作。她必须安静（比如想象一个妻子提着灯笼，站在门口等丈夫突然昏昏沉沉归来），默默等待下雪的日子。而不是实际到来。那是无所谓的。她只是等。仿佛一头失落的情感动物。下雪是无所谓的。她实在不是一个农民，对种植庄稼或劳作什么的并无兴趣。

## 萨尔瓦多桔子 *An El Salvadoran Orange*

这个桔子不是来自萨尔瓦多  
摆在桌上的这个桔子也不可能来自地狱  
萨尔瓦多产桔子吗  
一个萨尔瓦多桔子可能是什么意思  
它不是一个萨尔瓦多也许是广西桔子  
萨尔瓦多桔子作为一个行动代号  
会是一场什么大规模隐秘行动  
要是仅指一个桔子那它勉强是这一个  
有些萨尔瓦多人迷信食用桔子会导致士兵  
不举或民众精神混乱。现在，这是一个  
像萨尔瓦多桔子的东西无限在桌上

### 天气干扰

降温的上午，阴雨。傍晚会下雪。一个餐桌上

的桔子 在光线昏暗中不动。鸟停在膝盖上。一件东西在平原上在运输途中。客厅里，一个人(仔细想，那一直是我。一直仔细想呢，似乎又不像)朝四周散发极其微弱的光芒。不可退出的语言系统在心中几乎没有起伏波动的频率。

## 鸟与桔子

鸟。

桔子。

回声。

鸟，一个桔子。

一种回声。

鸟声。

一个鸟的一种格子。

桔子与一种

回声远。

由远及近，鸟

与回声与一个冬天。

与一个鸟格

(空着)。

回声。

以及鸟。

以及一个桔子在这一天。

这天(空着)。鸟，

以及由远

及近一天。  
以及鸟，一种回声  
(是空的)  
在这一天。  
以及，一天。  
这天  
——鸟，  
由远及近。  
格子与一个鸟与桔子以及  
冬天，一种回声由远  
及近。  
由鸟及近。  
以及冬天  
(你的探测器呢)  
一个桔子  
由一种回声  
抵达鸟。以及  
鸟的抵达。  
回声，以及(冬天)  
是空的  
一种由远及近  
持续抵达  
鸟  
与以及  
这一天一个

桔子。

像，但不是。

有些地方在打仗，不是这里。下雪，傍晚了，这里仍没下。蠕动呢？一根东西一伸一缩，在一个黑乎乎的什么地方不是很远。像历史。

##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日下雪三句》

被手机震醒，  
05:40分，窗外黑乎乎的，  
蝠鲞。

七点的街上，满街黑乎乎的车和人。

此刻，从阳台望去  
湖中小洲，那个平常总在那儿  
钓鱼的人不在。

## 书 *Writing*

书，完成。  
没有的一个东西  
已完成，一本  
完成的书  
有什么还没完成？  
哪一种完成。  
把书印在纸面上，完成，  
让它去见世面。

### 书中

书中写，寒冷的一天，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窗外雪景。看到傍晚，他去水缸里吸了口凉水。他又回到床上，继续躺着。书中没有说这人是谁。是哪朝哪代人。不管是谁，书中说，那是极冷的一天（天空中连个鸟影也没有），当地所有人黑乎乎的躺在床上，饿了，就下床去喝口水，

回来接着昏睡。

### 封底

在书的反面有一支弯曲的水，或一根树枝。还是一根黑乎乎闪电，都不好断定。我个人偏向于那是一根丢在地上的树枝。我有一次在路上捡起它，也是重新把它这样子丢在地上。

## 阳光到来 *Here Comes The Sun*

早晨出了太阳。一个晴天太阳。很好，出了阳光，去洗衣服。在一个出阳光早晨。冷，一个阳光在扩展的早晨，到来，一切挺好，会好。好阳光。淡薄，但是好的阳光，来自早晨太阳。在一个不算太早的早晨，来自太阳的这些光线自己运输来到这里，洗洗衣服，在光线中冒会儿烟雾，恢复发霉记忆，大量光线持续自动到来，一个好的早晨，有太阳还有阳光，远，不远处，有些已经在阳光中。

### 升起

太阳的，  
正在阳光中  
这些。  
区别于  
好的，阳光中这些

太阳的。  
好的。  
是这些。  
正在。  
太阳正到来。  
晒会儿瑞鹤绘卷。

## 出门

去哪儿？阳光正扩展，到来。出门去会儿哪儿。  
就哪儿那儿。有些已经到来，在哪儿那儿阳光中。

## 鸟，在到来

好的，鸟到来。迟到，但已经在阳光中到来。  
更多的阳光需要，鸟需要到来。阳光也是。阳光，  
太阳的，一个早晨到来，在阳光中。鸟是，也是。  
鸟从笼中出来，阳光已经到来。已经在早晨阳光中，  
另外有些也是。会到来。这个早晨已经在阳光中。  
太阳升起。与会到来的一切在升起。

## 钥匙

一串钥匙。在早晨阳光中，不在到来也不开始  
的一串钥匙在反射光线。附近，有什么在到来，  
四舍五入也算。并相信。

## 鸟毁竹记

### *The Bird Destroyed The Bamboo*

有鸟，黄羽，闲适而好奇。盆中竹景毁于其啄，然不食。因得宠，逍遥鸟法之外。后毁性逐增，近村远舍，山水河道皆蒙其殃。待将捕之日，忽化大鹏，遁寰宇而不见。主叹，复购一类鸟养之。

## 炼猪油 *Rendering Fat*

他，假设他桓公，又来到  
阳台，坐落在阳光中。不要国，  
有什么用？他不要。  
他厌倦武力，  
国有生意，以及流行诗经。  
与大炼猪油相比

（猪油渣）  
抑制，  
自我抑制的练习。以及  
文字猪油渣，  
那种温润，  
但也要顺便照顾好  
历史流淌。

## 繁体

###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

#### (一)

云，最好的一片。干燥而进步，  
幽暗黑魑魑历史中最好吊位。

#### (二)

不像记载  
与咏叹，  
鸟投入山水痛苦的怀抱，  
离去，在信号时而  
失灵的日子

## 函数

### *Function*

这是什么季节  
云不像云  
歌声从远处传来  
尼群无解也从机耕路  
尽头袅袅走来，嘴里吐着  
升天的泡泡

## 变量

不可能大于一个的一个变量丢在地上，是谁的。  
谁是变量？一个不变的变量又否定了谁。一个  
鸟走进笼子，笼子不是变量。并自己关上笼门  
它无须变量。天地间没有变量。忽旱忽涝的菩  
萨忘记变量。

## 反函数

水为什么在水里？因为方便。两个从湖里钓的

鲫鱼，缓养在槽中已有多日。健康、安稳，这会儿准备宰它们来晚餐。我有更高级的心灵，我时而柔软。君子远庖厨，在尼采疯掉的那一刻。鱼儿，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不再会。

## 有一个湖

### *When There Is A Lake There*

从山中回来的人说那里有一个湖。他是一个读书人。他从山中回来。他不会骗我们说那里有一个湖。从山中回来的这个人经常去山中，经常回来，我们在村口经常遇见他，问他又去镇上做什么，他说不是，他是从山中回来的。我们看着溪流对面的山林连绵，弄不灵清一个读书佬去山中做什么，那里甚至连个尼姑影子都没有，而他说那里有一个湖。我们去过山中，没见过那里有鸟的什么湖。但他是个读书人，他不应该会骗我们。我们就说你一个读书佬去山中做什么，跟尼姑偷伴偷脑相好去了？他不跟我们扯淡，也许累了，他回家困觉去了。一个人去山中，傍晚，或傍晚还要晚些时候回来，他是一个从山中回来的人，不管他去山中做什么，有没有做过，我们无论怎么问， he 都说他是从山中回来的，那里有一个湖，他说。无论他说什么，那是他的事，我们不会在意。我们

不会在意一个从山中回来的人，除非他去寻虎。只是当地这种野兽早已灭绝，听说但我们也从没见过。我们有时去山中游玩，也会很快回来，那里没什么好玩的，我们也从没在山中遇见过他。所以他说他从山中回来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商榷的，不是不相信，他毕竟是个读书人，脑壳里装着什么我们弄不灵清，但他说什么就什么，不应该会骗谎话。没这必要。他从山里回来，看着快虚脱了，摇晃着坚持到村口，我们连忙迎上去接住他，问他怎么搞成这样，这是大闹天宫去了吗，他说就是从山中回来，那里有一个湖。说完，昏厥过去，我们把他抬到屋里，放上床，让他好好休息一夜再说。夜里，我们躺在床上，望着屋顶板我们睡不着，想像他坐在山中一个什么湖边的石头上读书册。我们不可能睡着，走去他屋里看他苏醒了没有，他不在。第二日中午，我们在村口看一支送葬队伍路过，他却远远的从机耕路尽头走来，头上戴着一个树枝编的圈，垂直脑壳边走边看一本纸张发黄卷曲的武侠小说，我们拦住他，问他身体全好啦？他假装不认识我们，跟在队伍后面，走过派拉埠头，在电厂脚跟拐个弯，便消失在山水间。直到他第二日从山中袅袅回来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 《一个鲫鱼的运气》

风真冷

钓鱼的人缩着脖子

坐在水边

我沿着乱石堆

朝前走

一个小鲫鱼

(它不像自己出现在

这里，除非想不开)丢在石缝中

还新鲜，有救。

一个阴天上午  
*In The Cloudy Morning*

一个阴沉、没到阴郁的上午，海在过去。  
在一个海在过去的阴沉上午想起去年。  
去年像云，在一个上午，天阴着，想起：。  
在一个回顾的上午天空灰白，云呢，它们不像。  
上午，一个阴天像在去年仿佛海已过去。  
这其中云起到什么作用？在一个上午（海  
太远了与不在）阴天，云不像云，只是去年。

（海）

它不是。  
走在阴天路上，一个人忽然  
从绳子上跳下来，问：  
东西带来了吗？

（难道她傻乎乎的  
自己就一定知道？）  
它不像是海。

前世因果，给离  
*Cause and Effect Of Previous Lives,*  
*for Li*

由于我的前身  
是钟馗  
(真的。二零零二年夏天，  
我们在九棵树测过。吴又的，  
好像是魔礼青)这辈子  
就成了个文人。  
两者似乎并无因果感。  
我有时慢。  
慢得像一根  
淡紫色光速，感觉  
既是因，也是  
自己的果。

一个一月  
*A January*

甚至去年一月呢。甚至  
一九八六年的一月，抑或  
二零二六年一月。  
以及要是一种动物，那会是什么。  
要是一条河，  
一月，  
它又流向哪儿。  
但必须在一个一月，  
此时此地。

（此时此地，一条河）

在一条河旁边。在不在此时此地的必须中。在一个一月又有什么不是？在安全可接受的范围

感到舒适的幻觉中获得确认的欢喜。在一株树木也是一个蓝色色块。在动。不动也是的一条河水流淌。在可触摸，但不是。枯萎，也统一举着。

### （对应）

一月，  
一个一月，  
一条河。  
与之对应  
一次统一举着的  
必须。

### （聚散练习）

一月，一条河到来，远去，聚散有时。整个一个一月，船歇在岸边，空中鸟飞过，即便不在一月。昨天，一月的一天，歌声从远处传来，歌声叙述过去的一天，昨天。有些事是错的。一些错事来到一月，并过去。这个一月，一支水持续退去，火并还没到来，会到来。来去有时，一月，埋下一个银杏种子，一个内部黑暗无光的东西谁始终知道。一月，这一个一月，以及谁。比如，一惊一乍也是一月。而一个不是在一月呢。但又必须。而一个不可例举释放，但仍在一月呢。在一个一月严重污染，练习一种聚散，在此时

此地，你走过去，必须走去那儿。

(野兽)

必须游荡的

一头野兽，不在

此时

此地山中，

是因为。

后来（是否至少包括一个月？并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被提前了）是忘了聚散有时的知识。

(原则)

一月，

此时此地，

在一个一月。

不是知道。

但也不会有什么

损失。

## 《外婆的水库》

当地青山环绕，  
要建水库。  
所有村民定期内搬走，  
得到补偿的同时  
代价仅仅是  
失去土地。  
这不影响。我外婆  
去世有二三十年。  
她嫁到村里的  
那天，土地  
就已经是  
集体的。而往后，  
这大片土地  
水库  
都归她了。

苏州，一个女人  
*Su Zhou, A Woman*

在书中。  
在一个叫苏州的女人。  
在她是谁？  
我当时认识吗。  
在《叙述与抒情》中，她总是  
与几个女人  
一起虚构般的来到庙中  
烧香，坐在庙门槛  
弥漫而辽阔  
嗑着瓜子。  
她明显不是裴，  
但就在那里。  
我忘了。苏州，  
一个唱戏文的内眷，  
平时也写写散文。

（女人，苏州说：）

先有女人，之后其它。女人，一只破开的苹果，

以及其它。一个女人，世界（阿弥陀佛南无）  
以及其它。女人，只有女人，及其它。总之女人，  
一切事物的中心，其它汤汤水水的则可有可无。

（事实）

苏州说，夜里，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睡不着觉，  
空牢牢望着屋顶板，盼望有龙游过。何故？因为  
但凡一个男人没有女人，他就只是一根虫。  
虫啊，你们想想看，它需要通过自身膨胀这种  
幻想来填充它的虚空。而女人就没这方面的事  
体，女人是实心的，是大地万物之母。

（不一定事实，谁的？）

回忆与不能再多。

不是我。是我记得

雨天，一个怀孕的女人

（为什么）

停在树下数钱。

一张一张钞票纸从她手中

滑过，她的头发、

鞋子全湿了。

我们接到通知

去送伞。

在派拉砣头溪滩找到她时，

还被埋怨去晚了。

## 桔子 *Orange*

阳光淡薄，这下午，一个桔子。  
像在群芳南路混的日子，  
有（很长睫毛）  
一个马匹快要散架，拖着一车桔子。  
那么远想起它们（一条东西走向、北京、  
我还年轻，总在阳台上看着它的马路），  
是因为它们（这会儿与彼时）  
有近似光感度？但为什么是桔子

### （为什么桔子）

有一首诗有一条江那么长，有一个题目《桔子》。  
一个女人去江边看水，手里握着或没握着一个  
桔子，她穿人字拖，在一个太早的早晨踱步去  
看江水。可为什么是桔子。她看着江水流淌，  
水浪，她仔细看了一个浪花的形成与消失。一

个太早的早晨，江边没什么人，她是特地从远地方来看水。看水的什么？诗中没有说，无从说。

### （诗与说）

说话，以诗的方式说，它在说什么？它在说诗。以及诗的什么与什么。诗本身是没什么的。是说，让诗仿佛有了什么，仿佛说便是诗。诗是诗人的事情。诗人的事情便是说。说过来说过去，在说什么？无非诗。以及无非诗的什么与什么。诗是没什么的，只是在说。且主要是不说。

（这是一个桔子摆在桌上，难道就好过这  
是一个摆在桌上的桔子？）

一艘潜艇静静地

从海底上浮，露出海面时，

世界已经大乱。

## 《鸟事》

我把鸟放肩上  
去溜鸟  
小树林有它鸟叫声  
鸟跟着叫唤  
我朝那鸟地方寻去，叫声忽停  
由于用的是听声辩位法  
我没找到那鸟  
我对鸟说，叫几声，把它引出来！  
鸟叫了。对方没回应（它们明显不是  
同一类鸟）  
扛着鸟我们回家了

烂  
*Suck*

天空阴着（大面积）。  
鸟在啄碎一只  
鞋底，玩。  
恍惚还在昨晚烂梦中，  
余劲大（：一头  
冒冷气的凤凰，不停念叨那些类似  
Connoisseur 什么的词汇，  
偏僻极了）。  
反观这会儿，坐在  
我最爱的餐桌  
灯火下，  
我的无敌风火轮呢？缓缓，  
听一会，也跟着吟唱“在空旷的  
星河下想你”。

（放松）

仰躺在海面上一头蝠鲼，风吹过关公乌黑而宽敞的膝盖。是这样吗，艾兹拉·庞德？

（补时阶段的进球）

在里斯本——

海边——

黄昏大雾中——

迎客松。

（换气术）

鸟（特指你）是这样的。原先东林送我的耳机坏了一只是因为鸟把导线啄烂了还不过瘾还跳爬去捣毁家里的路由器并在指示灯上随意排泄以为这样就可以屏蔽无色无味精确无误的信号这可能吗鸟。想想看，在一个人类快走到历史尽头的世道鸟类连大气层都飞不到可见你们已经远远没机会啦。况且，你又不是一个游隼，鸟，你可不能脱先于《鸟史》外你的非洲亲戚中有会飞的吗。最后，你又将如何不鸟鸟之。你会的。因为知道吗，我们都是天才式的一泡鸟，比鸟还少一个点。比云还要闲适，以及主要是非对称。

## 《暖气》

天黑，回到家中。

感觉帽子丢了。

不知道。

（不在屋里。进门时是戴着的，它也

不在衣橱抽屉，

我打开过。不知道，没在衣架上，

忘了。

也不在裤袋里。

手上也没。）

我打开暖气，在水缸里躺下。

冒着烟雾，想起那些

也许痴呆的日子

我会在哪里。

马  
*Horse*

*I*

马便是马，  
单数。  
静立在路边，从背后  
（尾部）看去，有一种存在  
即虚无的便秘感。

*II*

其实。什么其实？  
其实马与鸟

近乎雷同，  
包括：做马（鸟）的方法；  
法律与马（鸟）；  
一头灰马（鸟）火气  
之大；以及至少在没有鸟以前，  
它可曾是一匹飞马？

### III

关于飞马，  
同时也是一头母马，  
我的才华是忘记。  
不能更多了，  
真的。  
对她来说一次的损失  
已足够。

### IV

比如，马。  
一头静立在路边的马忘了移动  
的那种不动与自由。  
少见，但已经非常当代。

### V

或温顺或暴敛，马。  
通灵呢？

马始终作为一种食草哺乳动物的那种寡  
淡与费解。

## VI

其次，“一个马立在路边休息也韬晦”  
并不比“一根木头横在路上”更具材料感  
又抑或（世道都差不多的）只是季节不对

## VII

（这会儿冬天）

秋天，一个马望着  
水中倒影。

大致并长久望着，直到永远  
（或更实际，散架。）

## 乘凉

*Chen Liang*

这会儿早晨冬天。  
想起，并想一会这个词  
纯粹是觉得这两个字  
搭配，也不完全  
是因为好看  
怎么说呢  
就好像一个人  
一辈子都在乘凉  
那种质地

### (乘)

唻字去掉山，一部乘风牌老式电扇底座是绿色的，我有些担心飞绕在气流中的那个苍蝇冲进风扇，打成浆糊。我在有些暑假身体虚弱，坐在灶司间那张八仙桌子边犹豫要不要去溪潭里游泳。卫峰来喊过两遍等不及他已经去了，一九八六年。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数数苍蝇，呕吐，现在，已经是后来非常遥远的时、空、人，

乌漆嘛黑我脑壳飘忽，不可能有气力预见。

### （八仙）

七个八仙坐在树下乘凉，一个凤凰鸟喷着火飞来，莅临，把他们那些东拼西凑的坐骑统统吓跑了。

### （离心力）

修行，或乘凉。

洗衣机旋转。

在一部必备洗衣机旁边，超度一切的离心力在内部默默消化。

### （枇杷）

在阳台坐着也饮水，院子里的枇杷树开花。这种直接观察到的叙述不会带来任何行动，云知道。云这天空中的没有、不在此处的云。依附的条件，云。甚至依偎。风呢，适度的风制造出一种乘凉的感觉，风寥寥吹动树叶。仿佛去年运动来的陈风。但一定是去年的一株枇杷树延展至现在，但不能说植物是自动的并具有屏蔽性。要把这尊弥勒佛带回江东吗，它在书柜暗处待得太久，它的事实是什么？它甚至不能用来卸烟灰。

## 明朝归

### *Be Back Tomorrow*

一年，忽明忽暗  
又是一年。  
仿佛又多了些白发。  
去买两条烟，明天一早  
回浙江。

### （浙江）

一个人忽明忽暗从哪里来又回去哪里，浙江。  
浙江哪里？一个人从哪里来的一个人忽明忽暗  
回浙江无所谓哪里。哪里只是哪里，那里，或  
一个人浙江那里。一个浙江人不在浙江又在哪  
里的一个人无所谓浙江。浙江是无所谓的。只  
是在那里。那里便一直在那里无论哪里还是忽  
明忽暗浙江在哪里实在是无所谓的一个人从哪  
里来便回哪里去的一个人总归是从自己那里来  
的。一个人是自己来。没有也无须送迎，来时

已是忽明忽暗的一个人那里。那里因此便是浙江。因此浙江便是哪里？来去哪里。来来去去又在哪里。因此忽明忽暗。是无所谓的一个人在哪里便是哪里，递归到哪里便回到哪里。忽明忽暗是无所谓的。

（递归）

无所谓递归，浙江是不可能的。

## 窗前

### *By The Window*

有雨，因而在一个雨天窗前。对岸有山林，雾气厚实，炮仗声从那里传来，穿过窗，击中身后不远的山体，反荡回一种回音，提醒某人此时已是某年月日。又如何？新旧无别。因而这并非完全是记忆。是对记忆的反复确认与修补，并无实际记忆。一直以来，雨以及山水相连仍是一种似曾相识的背景。

#### （背景）

现在，雨落在地上

成为水。

雨是背景。

一个人行走在这背景中，

去附近庙里烧香，那匹飞马

一直紧跟在她身后。

随着背景拉近，

我们发现  
有一个雨点也是。

( 飞马 )

一种带翅的臆造动物，或神物，或实际不再存在的一个马匹仍在记忆中不可磨灭。是因为什么？一个人走在机耕路上，总在疑心身后跟着一个马。她转身看，身后空荡荡的，一个看不见但一直在那里的马匹垂着头，不动。一定是因为它飞马。

( 飞马 )

过去的事在过去也在过去。  
回到过去是很难的事。  
在过去稀松平庸的日子，我灵光恍惚，  
也没有奇怪的马匹掠过我头顶。

## 《难劈的柴》

归乡劈柴记

腊月廿一晴劈柴有感

一小堆劈好的柴

鹤与徒劳与劈柴

难劈的柴

上午，一个劈柴的人与动作

无敌牌劈柴

劈，一种势能的深入；木，分裂为柴。

破柴者的幽怨

## 《筑树》

音作字，或词义砍树，是门前石坎边的一株半枯枇杷。锯枝条，砍桩，树断裂分散，失去空间。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根树枝上歇过一个青黄色的小鸟。我用弹弓射落它，关进鼠笼疗养，不日逝。有一种可能，此树便是某鸟叼来的种子，偶落此处生根，开花，度过（我们也是）一年又一年四季轮回。在一株银杏与桂花树旁边。

## 《一个人在纸上说话，槐树诗》

诗通常没有语境，分行（即诗）便成了一首诗的语境：这很容易理解：诗不容易也无须理解：对吗。槐树的诗不同，他总是有一张纸作为语境或垫底。一张空白的纸，他在纸上说话，写字，黑色的字，它们不是写给这张纸，纸只是纸。他写给这。

## 金橘

*Cumquat*

有金橘树。在院中这一株金橘树，院子中有几十年的茶花树也是单独一株。一篷雪里蕻也是，在花盆中。金橘树上结垂着已熟的金橘，橘红色，一个多云天气，云是灰黑色的。楼下偏房的门锁和楼上走廊的已调换，那种锁具不分左右。金橘树的树叶似乎是对生的，从阳台俯视，村中央传来唱戏文的闹声，也有鸭叫声在屋边小竹林，新年还有几天，它们在鸣或叫，一种不好形容的声响。金橘树看着是一种喜庆的树木，它绿红相间，有一种植物的健康感，你似乎无从推断那些树叶或橘子的单偶数，在数目上，一株金橘树也许无须这类特定属性。也无任务。一种树木有什么使命，植物固化光能，

提供氧气，只是植物。我记得这株金橘树，但不知道它是何时的树。已经有些年头，我很少回家来，印象中枝条没那么盛大，也没吃过它的果实，尽管常常会搞反，但人不是为别人而活，一株观赏植物也是。也有鸟飞来，在枝条间跳飞，鸣叫而不吃。

### （橘）

吃过午饭，一株橘树还没长到我在阳台上伸手便可以摘到果子的高度。我把脚搁在栏杆上，望着远处不高的山尖。我不在花果山。

### （阴天）

一株这一株金橘树。现在，一株现在这一株金橘树在一个阴天。一株此时院中的树木它是，且金橘树。除此以外，一株金橘树木它不是。它除此以外不是。它现在。一株金橘树木除现在（世道乱糟糟的忽明忽暗）以外它不在。它也不是，除一株树木以外。它因此范围缩减至一株金橘树木，并现在。法国人不是。她们有万寿菊，那是一种草本植物，离树还非常远。它，一株金橘树离比如竹子树也远。竹子也是一种（几何级生长）草本植物。但现在便是现在，无论一株金橘树是不是这一株，都是。除此以外，无。

## 《江南七卦》

天色近晚，又逢江南立春  
取来那根尼姑的火柴棍，连卜七卦  
皆呈高斯正态分布  
复占，亦然

## 《清晨语言》

一个清晨，这一个。  
望着窗前一小片这片竹林，  
静，光线正亮开。  
感觉无话要说。

## 《挖笋的那只山》

挖，用锄头。  
是工具  
决定人的行为。  
我们挖笋的那片竹山  
之干燥，我们掘。  
没有发现石油，（抑或  
金银珠宝）震震山气也算  
没白来。  
挂扑在倒掉的竹上我们  
等虎，也吹会儿  
国际政治。  
与竹林的错综垂直，  
必须潦草极了。

（气象）

从山中寥望一个村子，鸡犬相闻，怨气密集袅绕无解。不乏零星火并。终究虚大实小，聊胜于无，一切循环而被动。

### （一只山）

山不大，一只。它的正面便是这只山。反面，是另一只（白虎山？）。一只山与一只山相遇在一个平缓的山顶，这不是它们连绵的方式，山中的植物也守规矩，在一只山与旁边一只山上各自界限分明。一只山（动物与野兽是另一回事，它们的游荡总在迷失，没有目的）就应该这样。远远看见它，就可以说出那是一只山，以及那平缓的山头上原先住过几户人家，还有水牛。但那是已经是一个村子，有地名，与一只山绝对分离且各自精神状态无一相似，山没有历史只是自然。我们在山中行走也常常迷路，但那是局部的。在当地，一只山不大。上下几百步就可以走完一圈。

## 《一段树》

倒在地上，  
不像整株树木，或干脆  
一段木头（更短、  
枯燥）。  
仿佛它还保留  
些许活性、可能，  
枝干还连着树叶的那种新  
与复杂：在什么时候  
忽然立起，  
喊两声，走开。

《春月廿七时雨时晴，有鸟雀飞过屋脊》

飞马、鸥、虎装饰栏杆，青苔滋生。  
竹园微晃，枝条倾轧，近山翠静连绵。  
村中禽畜嘶嚎，短促而力竭。  
有客，卸礼，略作恭贺，归去还。

## 《我的师傅》

（磕过头的）师傅教授过我  
铁砂掌和内功心法，  
这日从外地做馒头生活归来过年，缺了  
一个门牙。  
一日为师终生  
为父那是在过去旧社会，  
吃不饱饭，世道靠修辞学勉强  
维持秩序。现在乱套了讲的  
是人性、逻辑，  
经济周期什么的。  
实则也没大的不同。  
师傅的眼睛射出迟疑的目光，  
记不清我是谁。  
也是，  
多少师傅淹没在历史中。

## 《夜空的厚度》

黑乎乎夜空下起雨

远处闪光来自山背面有人在爆炸烟火

躺坐在走廊我在脑壳中随意捏造编排诗句

遴选最后一句，或这句？也许那就

（很难感觉夜空也是一种事物。）

## 《好雨》

像一个人的名字。

雨在下，

要下一整天。

下午，我们会熬些浆糊

在门楣上粘贴这年的春联：

春到风光好，

诗书处世长。

当地的雨（雨季还远）我熟悉，

但谈不上好雨

（第四声，动词）。

我是说，雨

落在地上成为水，

一年过去又是一年。

## 足球 Soccer

祝各位  
新年。

（峨眉）

初二，我在旅游景点踱步。  
人群中一个怪人突然靠过来，点了  
我的穴道，导致（我怀疑她是  
峨眉派的）我  
三十年武功尽失。  
谢谢她说。  
说完，又迷失在人群。

（三脚猫）

初四，一个人从机耕路尽头朝我走来并且她  
开始无尽念叨。  
因此这只可能是在梦中是一场戏文。

可是我捧着的一碗饭菜越吃越多越吃越多  
这也挺怪。

### （归去还）

从一个地方来，过些日子后返回，归去还。

这时路途正开始，碰上熟人打招呼，便说  
归去还。

如果从一个地方回来的是家中，返回时，  
就说出去还。

如果遇见路边吃草的牛，就停下，冒会儿  
烟雾再走也不迟。

如果其它，那就其它。

母语

*First Language*

列车穿行在  
黑乎乎江淮平原。  
夜晚乌漆墨黑  
平原上，一部列车  
在快速移动。  
这是一部列车疾速穿行在  
夜晚平原的黑暗中，  
这里是江淮地区？  
一部列车，  
黑暗中的移动工具它是，仅是  
且在平原上黑乎乎的。  
它因此是一部  
这样的列车  
在黑乎乎夜晚有些人已经  
睡着了，因此。  
江淮与平原

这时黑乎乎的，  
一部列车快速并总在  
重复穿过它们，  
现在。因此，  
一个声音（除它以外，  
一部平原上的列车  
只能安静。）  
在夜晚，或一种  
黑乎乎中  
疾行。其次平原，  
或只是安静的  
一种移动。

### （思与写）

我的思想活动在身体中自然展开，写是为了刻意呈现一种话语形式。在我小的时候，我使用村里的话语习惯想与说，它是原始母语。我看见云停在空中，首先分辨它的亮度，再判断它会不会下雨。我仿佛知道云。习字后，云便只是云。我的母语语音与书面语语法杂交，形成我现在单独思想与写作时首先使用的语言，是我个人的母语。我的身体是否被它修改不得而知。即便这样，我也不再是一个村里人，也不像一个标准读书人，但我知道，对雨水的思念

应该与此无关，那只是记忆的残留。我听着那个思的声音，它缓慢，时而停顿漫长，我知道我不年轻了，雨在下，我把它转成字句。早春的雨水伴同轻度的风，仍能感到寒意。我的身体坐在阳台上。它要是开放的，无须语言，那也是在写作。

## 罗技键盘

### *Logitech Keyboard*

一只黑色，单方面从输入功能来看，是布局成熟、实用的一只键盘，是罗技牌的。我总是虚构一些人或动物，现在它们没有和我在一起。这是一只全新的键盘，按键触感轻盈，回弹良好。试试看，春天了，那支尼姑小分队终于换下厚重素色的冬衣，迎风招展游行在机耕路上。整体效果依然出色、稳定。我独自在派拉砢头（这会儿它已修筑成一支泄水洞口顺畅的水泥水坝）等她们经过。火并不是不现实的，她们还认得我吗。我把黑色的键盘高高举着（非地方性精神时常），告诉她们，我无意违背承诺，还在每日做写作练习，并已懂得聚散有时的道理，以及是汉语的随意与模糊性保护着我一直来到现在。

（Plug-and-play）

我有时常常会想起

去种一株树，它应该  
是一株高大而  
明亮的银杏树木。  
我去种了。  
埋在地里的核终于  
长出细小  
直的枝叶，不久  
又被人拔掉，不知道  
丢去了哪里。  
总会有  
一些讨厌的人，但那是  
他自己的事。

我养的一只  
鹦鹉鸟  
现在也经常爬到  
树枝上，破坏那些树叶。  
但那是一株平庸的  
室内盆栽，不像  
真正的树木  
那么闪亮。

### （逻辑）

只有一种逻辑。使事物发生的逻辑，全尺寸。  
幻想不是。无论多重（如堕入五十里烟雾中），

它也只属于文学，不推荐用来治国。

### （一块键盘板）

根据键的磨损，这些年来它最常用的按键是 A，其次 Z、N、I。A 容易理解，A 就是 A。是一个山尖。要是允许，它便可以继续引申，是一个女人（四仰八叉躺着）。或沙漠，或干脆一个筹码。在一首具体的诗（《A》）里，A 曾是无限的。一个字母的大写，A，但又不是强调。A 通常在一个序列的前端，而我在年轻时对秩序并无太大的兴趣。现在也是。我有我的秩序与规范。这样，A 当然也就不再是 A。两者有细微、令人着迷的可见差异，甚至 A 也完全不同于 A。不光位置，A 与 A 实际上完全单独，前者完全有可能是对后者的反动。但不重要，A 默认就是 A 不是吗，一个指代用的符号它自身似乎是无关要紧的，A 而已。有时是五个 A：连续，AAAAA。那是指一种黄色的鸟雀，小巧而易逝，我一直以为，我不可能实际见过。

## 练字

### *Practicing Words*

天，  
大空。到此  
为止的空。  
空荡的一种大（可见），  
在天空中。在空的  
斜对面，  
练习你的  
天线呢。  
在乌有的不在与  
还要以外——三月，  
一株新柳的新。  
因此可以继续是什么。  
太回头。  
难以触及或悔玩，

甚至袅袅然  
已经在海  
现世的  
泡沫姿态中接近  
一场空转。

（摸）

提手旁，  
翻译的不可能，  
飞马。

（斥候的直觉）

远处风和日丽，看着没有不对的地方。但斥候的直觉告诉他，一定有什么不对。一定有什么已经发生，也许是埋伏。对方也许就躲在隐秘处正注视着他。他没什么好看的。他已经四年三个月没回家。他想快些回乡春耕，但这不是他能决定的。他的坐骑在发出嘶嘶声，烦躁极了。他用手指蘸了点唾沫，竖在空气中。他稍后又从衣襟内掏出那只绿毛小龟，丢在地上。龟翻身，往家乡方向划走着。这意味着这一次他必须现在就得返乡了。

（点）

一个点，不是白色的。

不是白色一个点。

点，一个白色，但一定不是，或一个鹤。

一个点状物她从没看清过它的阴影，历史呢？它不是白色的，但又说不清是什么质地。

点不是白色的。甚至，

不可能白色。

反之，不能更少的一个点。

一个点不能少于自身。

一个点没有别的淡色的水边的东西附着在点上。一个点缀天空的云携带的那种空荡，无法用一个、一团或一块来量化，也许我们在一个浮游生物身上也常常能感觉到。

一个点通常是对的，不是一个白色。

有一个点，它是对的。

点对。

白色也没错，但主要成分仍是一个点。

一点点。

有比一点更小的一小点是错的。

云，有一点云也是，也许它是全世界最小的云。

密集，但仍在透气的一个点是错的。

又或者一个点的污染。

不足惜  
*Not A Pity*

下过一场雨。  
可以是随便什么，  
雨。  
雨不足惜。

## 蓝牙 *Bluetooth*

我很少送佛去西天。一方面，  
这太扯淡；其次，有时也没这个空闲。  
他在路上磨磨  
蹭蹭走着，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我在拐卖人口。  
我说，南无，  
赶紧的！  
可是，这跟蓝牙有什么鸟关系？  
蓝牙（Bluetooth）曾经是  
一种短距离无线  
通信技术标准。  
而去西天的路是那么  
远以及，势必坎坷。  
南无没有理我。反正送佛  
送到西，他老早  
已摸清我是一个顽固的  
香火主义者。

踏霜破冰掌  
*Palm Of Treading Frost And  
Shattering Ice*

阴冷的一天，在这一天内部，一天有时。有时白的一天，适量雾气飘在河面上，一些情况也在这一天。那一阵掌风凌厉，把这一天推出两丈远，他悬空，掉了下去。

（后坐力）

一些记忆就在那儿不远，  
哪种样子的在？  
是费力推进，导致更强力反冲。  
与掌法是否精伦关系不大。

（能量）

一杯咖啡在桌上  
（桌上在着一杯咖啡：  
不分先后，  
主次，

但同步。)  
它的热能  
与附近的事物  
已达成平衡，来到一种  
微苦带凉的口感。

### （逝去的武林）

过去一直以来，以武功攀比为核心活动的江湖让人担忧。派别林立，歪门邪道四处斗殴涌动，我们这些作为维护安宁的纠察队员，实际上早厌烦了。但考虑到养家糊口，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消极怠工。其实他们的火并是自发性的，只要不危及无辜者，他们存粹内耗也无伤大雅。单从审美来说，我个人倾向于那些赤手空拳的内家拳术，而非借助工具舞刀弄剑，那已远离了武功的本质。

旧社会  
*The Old Time*

有时（这种时候）  
仿佛需要写一会诗因为什么？  
我要把窗打开  
（它半开着，很脏。）  
可是不能。（早上，  
有一个珠颈斑鸠  
已经在窗架的枯枝窝中  
下了一个蛋。）

（但愿）

有时（这会儿  
春天），有两个米  
落在厨房地地上，  
也许还有一个。  
我找到它们  
中的两个，分别  
捡回锅中。

跋  
*Epilog*

拜拜，再会，  
下次见。



##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 詩集

- 《瀑布》(1~6)
- 《在沒有鳥以前》
- 《鯉鳥的俯沖》
- 《堤岸》
- 《鄉紳的經驗》
-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 《斷路器》
-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 《下雪與舊社會》
- 《坍塌》
- 《扭曲的意圖》
- 《山水畫框》
- 《過去的海》
- 《敘述與抒情（卷二）》
- 《吸管》
- 《氣候與臨摹》
- 《漢語與黃昏》

## 長篇

- 《散裝麻雀》
- 《百鳥無踏》
- 《釋放一種藍色》
- 《鵝》
- 《敘述與抒情》
-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 《玄談廟》（戲劇）
- 《聖·張長衫的講述》
- 《自傳：昏厥與返回》
- 《雲雲》
-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 《圖森》
- 《裴》
- 《派拉礮頭》
- 《烏雲》（戲劇）
- 《山陰張侯》
- 《敘述與抒情（卷三）》
- 《校封圖集》
- 《散步史》（短篇集）等。

## 翻译

《泰德·貝里根詩全集》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Sean*

*©2026 All Rights Reserved*



